

# 感冒的晚上

6A 朱穎儀

我像尾魚，在平底鍋上被反復地烤熟。

一下凌空翻鍋，魚兒以三百六十度旋轉的優美姿態癱軟在牀上，身上包裹着一張張沉甸甸的棉被。它們像是吸了水的海綿，牢牢覆着我的腮，把我壓得喘不過氣來。此刻，我快被烤焦了；此刻，我在發燒。

「咳……咳……」我一直緊閉着雙眼，乾癢的嘴巴，一張一翕在抖動，一聲一聲，像要把大氣撕裂般淒啞地嘶吼着。不斷的乾咳充斥着整個房間。在這小小的房間，就連空氣中的粒子也齊奮着點點回音，怕那聲響越過紙一般薄的門牆，吵醒已入睡的爸爸。

我翻來又覆去，不住拉扯棉被，發滾的身軀卻在排斥它。然而，冬夜裏那陣陰濕刺骨的寒流卻不容我把它卸下。我伸手摸摸臉龐，手是冷的，臉是滾燙的，心裏不住責怪任性的手終夜佻皮地攔在棉被外。腦袋似早已被烤熟了，身軀不由自主。一陣乍寒襲來，冷得我不由得縮起脖子打了個寒噤。冷風輕撫我的臉額，熱氣打趣地把微風牽繫着，凝結了，結成斗斗汗珠。我猜想我又忘了關上窗戶，我舉頭查看的力量早已消耗，脖子已經痠痠得抬不起來。我仿佛嗅到牆紙因潮濕而一逕散發着腐草的霉味。我又再次調整睡姿，厚厚的棉被終究還是不爭氣地伏在我身上。

我像尾魚，在魚箱中掙扎求存。

我四肢乏力地呼喊著「爸爸」，我想實在是太遠了，他聽不到。我揮動手臂搭上牀頭架摸索時鐘，它卻笨拙地滾到我的

頭上。我的頭痛得像被炸裂了，我想不是因為這魯莽的時鐘，而是因為這可恨的感冒。電子鐘告訴我已經四時了。我心中確是不大願意吵醒爸爸，因他明天要上班。掙扎過後，本已弓成斜角的身體又乖乖躺在牀上，然而雙腳卻踏到地上。還是身體最老實。我扶着門邊，先穩住身軀，我實在怕自己會暈倒。

我游到爸爸的睡房前，只是輕輕地敲了一下門，「爸」字還卡在口唇邊，便聽到房裏有翻開棉被的聲音，接着是一聲「囡囡呀，什麼事？」下一秒房門便敞開了，像是寬闊的懷抱。我以咳嗽回答。他不待我斷斷續續的說完，就要我坐着，走進廚房。

黑暗中，這裏泛動着一縷白髮，那裏回蕩着抽屜開合的響音。一具佝僂的身影，急切的，穿過來，穿過去。爸爸好像老了十歲。

我努力地嚥下唾液慰藉乾涸的喉嚨。爸爸把一杯水塞到我手裏，嘴裏嘮叨着：「都說要你早點去睡，不要這麼晚還玩電腦，電腦都要休息吧，現在捱壞了……」，手裏卻把一粒粒的藥放到茶几的面紙上。「有流鼻水嗎？」我點着頭。又一粒藥，落到面紙上。他又把咳藥水倒滿了一茶匙。「太多了……」我邊說，邊一口含着整個茶匙。「多吃才快好呀！」他甩下這句話就走進我的房間，把窗子關上。要是媽媽聽見，又要罵他一句：「你是醫生嗎？」

「快去睡，明天跟你去看醫生。」爸爸說着，我便已申訴着「不要」。「那明天早上吃粥吧。」他輕輕把我推進房間，待我躺回牀上，便幫我關上燈，帶上門走了。我自顧自的蓋上棉被，重重的頭顱又放回枕頭上。不遠處傳來爸爸關上房門的聲音。我吁了一口氣，便合上了雙眼。

我像尾魚，深海的魚兒，那裏有幸福的溫牀。